春秋繁露義證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八

漢廣川董仲舒撰

平江蘇輿學

度制第二十七

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度制猶制度對冊云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賈誼疏云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又新書瑰瑋篇云世淫恥矣飾知巧以相詐利者為知士取犯法禁昧大姦者為識理故邪人務而日起姦詐繁而不可止罪人積下眾多而無時已君臣相冒上下無辨此生于無制度也後漢書荀爽傳爽對策云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宜畧依古禮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別嚴督有司必行其命此則禁亂善俗足用之道注引前書董仲舒曰王者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王應麟云制度之別必有其書非但正法度別上下之對也今春秋繁露有度制篇繙撢滉與案此篇不過大畧苟謂制度之別則董當日尚有詳條今殆亡之然禮經所散見者畧可推知也○盧云舊注一名調均篇與案黃氏日鈔

作調均

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故有所積重則有所空虛矣大富則驕大貧則憂大同泰憂則爲盜驕則爲暴此衆人之情也董子說武帝言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illegible][illegible]貧者無立錐之地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然後可善治也哀帝時師丹亦言之王莽傳莽定受田制度曰古者設廬井八家一夫一婦田百畝什一而稅則國給民富而頌聲作秦爲無道厚賦稅以自供奉以罷民力以極欲壞聖制廢井田是以兼并起貪鄙生強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伍也父子夫婦終年耕芸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馬餘菽粟驕而爲邪貧者不厭糟穢窮而爲姦語意正與此同荀悅論限田云昔文帝十三年六月詔除人田租且古者什一而稅以爲天下之中正今漢人田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富強人占田逾多其賦大半官收百一之賦而人輸豪強大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是以惠不下通而威福分於豪人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

適足以資富強也孝武皇帝時董仲舒嘗直言限人占田至哀帝時乃限人占田不得過三十頃雖有其制卒難施行然三十頃又不平矣且夫井田之制不宜於人眾之時田廣人寡苟為可也然欲廢之于寡立之于眾土田布列在豪強卒而革之並有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由是觀之若高祖初定天下光武中興之後人眾稀少立之易矣既未悉備井田之制宜以口數占田為之立限人得耕種不得賣買以贍貧弱以防兼并且為制度張本不亦宜乎[illegible]雖古今異制損益隨時然紀綱大畧其致一也與案井田敗廢均財之說勢所難行即限田亦不易王莽及宋賈似道公田之制可蠹也董子時去古未遠以均貧富為急因欲復古田制以抑奢淫厚風俗卒不能行[illegible]細[illegible]其意唯有示儉示禮之說足以貫古今而無弊耳故此篇謂均之法專以禮言

聖者則於眾人之情見亂之所從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於驕古者制井田采邑以贍身家制爵祿服用以限等差苟無其祿不敢用其財富者謂曾貴而受祿之人下云大人即此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於憂○天啟本兩至字並作致以此為度而調均之是以財不匱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

坊記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故聖人之置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于上故亂益亡管子八觀篇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姦智生姦智生則邪巧作故姦邪之所生生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之所生生於無度故曰審度量節衣食儉財用禁侈泰爲國之急也白虎通禮樂篇禮者盛不足節有餘使豐年不奢凶年不儉貧富不相驕也

今世棄其度制而各從其欲欲無所窮而俗得自恣其勢無極

說苑雜言篇孔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失縱欲則敗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聚有數車器有限以防亂之源也故夫度量不可不明也善欲不可不聽也漢書王吉傳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貪財誅利不畏死亡程明道論十事劄子有云古者冠婚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恆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既無定分則詐奸擾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哉此爭亂之道也竝與此合

大人病不足於上

其稅於大人大人爲酒醴粢盛以祭上帝鬼神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墨子貴義篇今農夫入

又見公孟篇後漢明帝紀注引韓詩薛君章句云今時大人內傾於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大人並謂貴者**而小民羸瘠於下則富者愈貪利而不肯爲義貧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是世之所以難治也**荀子正論篇王公則病不足於上庶人則凍餒羸瘠于下於是焉桀紂羣居而盜賊擊奪以危其上矣鹽鐵論錯幣篇禮義弛崩風俗滅息故自食祿之君子違於義而競於財大小相吞激轉相傾此所以或儲百年之餘或無以充虛蔽形也

孔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以餘利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盧云此錯引不依詩之本文與案此與坊記同鹽鐵論錯幣篇古之仕者不穡田者不漁抱關擊柝皆有常秩不得兼利盡物如此則愚智同功不相傾也詩云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言不盡物也鹽鐵論引詩與今毛傳同知坊記錯引不關今古文**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坊記鄭注食時謂食四時之膳也力猶務也天子諸侯有秩膳**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鄭云古者殺牲食其肉坐其皮不坐犬羊

是不無故殺之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本書竹林篇引此詩以爲取其一美與詩意合此用坊記文益借取爲不盡利之證所請詩無違詰也鄭注禮記云采葑菲之菜者采其葉而可食無以其根美則幷取之苦則棄之幷取之是盡利也又云此詩故親今疏者言人之交當如采葑采菲取一善而已云云是亦不以此爲詩本義以此防民防當爲坊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以上引坊記文天不重與有角不得有上齒故已有大者不得有小者天數也大戴禮易本命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呂覽博志篇有角者無上齒淮南墜形訓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者膏而無前有角者趾而無後對冊云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墻爲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夫已有大者又兼小者天不能足之況人乎○官本云足他本作是故明聖者象天所爲爲制度使諸有大奉祿亦皆不得兼小利與民爭利業乃天理也對冊云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囂

囂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
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眾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
博其産業蓄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蹵民民日削月朘寖以大
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極愁苦窮極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
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
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
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大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
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
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
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
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
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
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
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
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
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
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
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
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
可爲者矣晉書食貨志朱暉議云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

多少食祿者不得與百姓爭利江統傳云樊遲匹夫請學爲圃仲尼不荅魯大夫臧文仲使妾織蒲又譏其不仁公儀子相魯則拔其園葵言食祿者不與貧賤之人爭利也秦漢以來風俗轉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園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漸冉相放莫以爲恥乘以古道誠可媿也

凡百亂之源○天啟本不提行皆出嫌疑纖微以漸寖稍長至於大聖人章其疑者別其微者絕其纖者不得嫌不使有幾微之嫌以蚤防之聖人之道眾隄防之類也禮經解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對冊云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謂之度制謂之禮節謂與爲同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制○淩本制作別朝廷有位鄉黨有序則民有所讓而不敢爭所以一之也聖人不禁民之爭而教之以讓則民俗自美○盧云舊本而下有名字衍書曰轝服有庸誰敢弗讓敢不敬應此之謂也尚書

古文作車服以庸弗作不後漢左雄傳鹽鐵論通有篇漢樊安碑並作與服與此同潛夫論考績篇仍作車知今文兩作也此借推賢讓能之義證

民之有禮讓

凡衣裳之生也為蓋形煖身也然而染五采飾文章者非以為益肌膚血氣之情也墨子七患篇故聖人為衣服適身體和肌膚而足矣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呂覽孟春紀其為輿馬衣裘也足以逸身煖骸而已矣淮南齊俗訓明王制禮義而為衣分節行而為帶衣足以覆形從典墳虛循撓使身體適行步不務于奇麗之容隅眥之削帶足以結紐收衽束牢連固不亟于為文句疏短之鞻○黃氏曰鈔引末句作非以為有益於肌膚血氣也**將以貴貴尊賢而明別上下之倫使教亟行使化易成為治為之也**為治民而設晏子春秋諫下篇三代作服為益敬也管子法法篇先王制軒冕足以著貴賤不求其美設爵祿所以守其服不求其觀也荀子富國篇古者先王分割而等異之也故使或美或惡或厚或薄或佚或樂或劬或勞非特以為淫泰夸麗之聲將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順也故為之雕琢刻鏤黼黻文章使足以辨貴賤而已不求其觀為之鐘鼓管磬琴瑟竽笙使足以辨吉凶

合歡定和而已不求其餘爲之宮室臺榭使足以避燥溼養德辨輕重而已不求其外詩曰雕琢其章金玉其相疊疊我王綱紀四方此之謂也賈子服疑篇制服之道取至適至和以予民至美至神進之帝奇服文章以等上下而差貴賤白虎通衣裳篇聖人所以制衣服何以絺綌蔽形表德勸善別尊卑也若去其度制使人人從其欲快其意以逐無窮是大亂人倫而靡斯財用也賈生道術篇費弗過適謂節反節爲靡失文采所遂生之意矣遂猶由也上下之倫不別其勢不能相治故苦亂也嗜欲之物無限其勢不能相足故苦貧也今欲以亂爲治以貧爲富非反之制度不可知要之論均田不易行制度則可行也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十一年詔曰吏民踰僭厚死傷生是以舊令節之制度安帝紀元初五年詔曰舊令制度各有科品欲令百姓務崇節約我　朝康熙中左都御史陳廷敬疏言官員士庶冠服衣裘飾用之制婚喪之禮有宜更定者斟酌損益務合於中其淺近易行如貂猞猁猻昔有官品之分今則庶人服之矣如緞綢昔有官民之別今則雜然無辨矣並宜釐正使永遠遵行正合制度之意古者天子衣文諸侯不以

燕孫星衍云諸侯亦有文但爲祭服不用之燕居耳可證禮器之諸侯大夫士黼黻元衣爲讓尊者降等之差其祭服各自有山龍矣大夫衣祿○盧云衣祿舊本訛作祿今改正與案說文無祿字字當作祿說文衣純也淩本作祿云疑作襪詩箋大夫以上衣黻士不以燕○天啟本士作亦庶人衣縵說文縵繒無文從糸曼聲漢律曰賜衣者縵表白裏案引申之凡無文者皆謂之縵此其大畧也

爵國第二十八

周禮太宰注爵謂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也故此言地列官制謂之爵國白虎通爵篇公卿大夫者何內爵也又證篇附庸所以無證何卑小無爵也王制曰古者之制祿爵凡五等附庸不在其中明附庸無爵也攷黜篇謂附庸以德封刊見又云爵主有德封主有功爵與封別據董此篇附庸亦不在爵中

春秋曰會宰周公僖九年又曰公會齊侯宋公鄭伯許男滕子又曰初獻六羽盧云六字宜衍淩云天子三公云云在初獻六羽傳內非衍文傳曰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隱五年傳凡五等故周爵

五等士三品上士中士下士○官本云士他本作上文多而實少春秋三等合伯子男爲一爵注見前案左昭十三年傳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國語周語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䮒遉似之時王之制卽已合爲一爵左氏說與公羊合士二品上士下士文少而實多○官本云他本作上二等文多而實少春秋曰荆句傳曰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凡四等盧云莊十年傳云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凡七等此但以人氏名字分得地之多寡故所引不全命曰附庸白虎通爵篇小者不滿爲附庸附庸者附大國以名通也案庸與墉同城也王莽傳當賜爵關內侯者更名曰附城王制鄭注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于大國正義庸城也三代其之然則其地列奈何曰天子邦圻千里圻與畿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與孟子王制同白虎通爵篇百里兩爵公侯共之七十里一爵五十里復兩爵何公者加尊二王之後侯者百里之正爵上有可次下有可第中央故無二五十里有兩爵者所以加勉進人也小國下爵猶有尊卑亦以勸人也又云殷家所以令公居百里侯居七十里何也

封賢極于百里其改也不可空退人示優賢之意欲褒賢而上之此所言與殷制異

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

字名人氏傳以夷狄言据此知傳以附庸例之也附庸有二說尙書大傳云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五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韓詩外傳同惟云五十里諸侯以十里蓋脫五字此以附庸爲采地也白虎通攷黜篇盛德之士亦封之所以尊有德也以德封者必試之爲附庸三年有功因而封之五十里元士有功者亦爲附庸世其位大夫有功成封五十里卿功成封七十里公功成封百里潛夫論班祿篇天子三公采視公侯蓋方百里卿采視伯方七十里大夫視子男方五十里元士視附庸方三十里功成者封此言附庸以德封也董此篇以爵國名當是謂以德封者順命篇言其無德於天地之間者州國人氏則謂諸侯黜滅者蓋開國之初天子有餘地以廣封自後諸侯并兼其制漸廢但有采地之附庸耳莊元年紀季以酅入于齊傳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知國滅而附庸猶有地得立廟以祠其受封之人矣○十五各本作五十今從天啟本改

春秋曰宰周公傳曰天子三公

隱五年傳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

也天子之相則何以三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僖九年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爲政者也案爲政謂以三公領大宰者

祭伯來傳曰天子大夫隱元年傳孔廣森云蓋天子之中大夫與案據董例疑是上大夫蓋郎天子之卿周禮有卿而無上大夫王制言天子三公卿大夫元士似亦以卿爲上大夫與此合

宰渠伯糾傳曰下大夫桓四年莊云春秋志天子之大夫上下列其等威疏異其分父子之恩長幼之序靡不畢見以三公兼官惟志家宰耳諸侯之臣雖內大夫不稱其官官之志惟宋耳

石尚傳曰天子之士也定十四年何注天子上士以名氏通

王人傳曰微者謂下士也僖八年傳王人者何微者也

凡五等隱元年何注天子上士以名氏通中士以官錄下士畧稱人孔廣森云春秋凡王之下士爲王人中士錄名宰咺是也上士加氏石尚是也下大夫書字家父叔服渠伯糾是也中大夫以伯仲書祭仲南季仍叔等是也上大夫以子書尹子單子劉子是也三公稱公周公祭公虞公是也竝主上中下爲說按董用五等無中大夫及中士與周禮異何注與董異

春秋曰作三軍傳曰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凡四等襄十一年傳何注古者諸侯有司徒

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上士相上卿下士相下卿足以爲治案王制諸侯五等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與此異**小國之大夫與次國下卿同次國大夫與大國下卿同大國下大夫與天子下士同**此四等例與他書並異大夫即上卿下大夫即下卿故下文云次國上卿位比大國下卿小國上卿位比大國下卿又云大國上卿位比天子元士則下卿當比下士矣左成三年傳臧宣叔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杜注云降一等又云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杜注云降二等案左傳與王制合此文則小國視次國次國視大國降一等大國視天子降二等**二十四等**天子卿大夫上士下士凡四等涌沽上卿下卿上士下士凡四等諸侯大國上卿下卿上士下士凡四等次國上卿下卿上士下士凡四等小國士卿下卿上士下士凡四等附庸宰丞士秩士凡四等是謂二十四等蓋天子三公最尊諸侯通佐附屬故不入等附庸雖不得達于天子其官固視諸侯爲差矣**祿八差**○盧云祿下舊本有等字案淩本連下有字上屬劉逢祿云疑作祿入有差**有大功德者受大爵土功德小者受小爵土**疑當作小功德者爵與上別士謂封也**大**

材者執大官位執疑作受小材者受小官位如其能宣治之至也墨子尚賢篇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賞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韓非子八姦篇賢材者處厚祿任大官功大者有尊爵受重賞官賢者量其能賦祿者稱其功是以賢者不誣能以事其主有功者樂進其業故事成功立傅子夫爵者位之級而官者祿之實也級有等而稱其位實足利而用其官此立爵祿之分也爵祿之分已定必明選其人而重用之德貴功多者受重爵大位厚祿尊官德淺功寡者受輕爵小位薄祿卑官○錢云大典本至作主與案如上疑有脫文或當作官位如其能治之至也宣爲官誤又倒在下耳

故萬人者曰英千人者曰俊百人者曰傑十人者曰豪淮南泰族訓故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英俊豪傑各以大小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義理其於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白虎通聖人篇引禮別名記曰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萬傑曰聖說文俊才過千人也傑才過萬人也書皋陶俊乂在官鄭注云才德過千人爲俊百人爲乂呂覽高注千人爲傑萬人爲俊鶡冠子博選篇德萬人者謂之雋德千人者謂

之豪德百人者謂之英與此小異案俊字不當作儁儁肥肉也門乃弓橫體引弓射佳故曰得儁**豪傑俊英不相陵故治天下如視諸掌上**白虎通封禪篇王者使賢不肖位不相踰則平路主於庭與案尊卑如其能大小當其分則人絕徼幸之思士弭奔競之習事無不舉才無不成否則積時累月以資爲績亦尚可以澄官方效職守若不量能而授不考績而舉賄成勢競廉恥道亡其始足以壞人才縻庶事其究足以亡天下矣**其數何法以然曰天子分左右五等三百六十三人法天一歲之數**兪云下文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二百四十三下士合之適得三百六十三人**五時色之象也**春夏秋冬中央故云五時色**通佐十上卿與下卿而二百二十人**○官本云下二他本作六兪云上十乃七字之誤據下文云有七上卿有通作又三公九卿外又有七上卿郎所謂通佐也故知十上卿當爲七上卿矣二百二十人當作二百八十人六與八形似而誤今本二十則後人依既誤之下文改之也說詳後與案宮本作二據下文通佐之數盧本作四據下文倍諸侯之數以三三相復推之　兪說是**天庭之象也**淩云春秋原命苞太微爲天庭五帝以合時紫微宮爲大帝中有五帝佐五帝合明**倍**

諸侯之數也諸侯之外佐四等百二十人三卿九大夫[illegible][illegible]二十七上士八十一下士凡四等百二十人法四時六甲之數也通佐五與下文不全或當作上士與下士脫去三字而六十人五通大夫當有十五上士四十五下士凡六十人法日辰之數也佐之必三三而相復何曰時三月而成大辰三而成象諸侯之爵或五何法天地之數也五官亦然五官謂天子左右五等然則立置有司分指數柰何指數郎人數猶後人稱百人爲千指矣○官本云他本無然字曰諸侯大國四軍古之制也其一軍以奉公家也凌云諸經皆言大國三軍春秋之制方伯二師從無四軍者攷小司徒注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於王古者計夫出稅有稅則有夫以其奉公家也故不言四軍而言三軍其實暗中有一軍也俞云諸經皆言大國三軍無言四軍者凌注雖似合下文一軍以奉公家之說然奉公家非奉王家也則與小司徒注所稱稅入于王者本非一事未可援以爲說今以本文考之四軍實當爲三軍下文曰大國十六萬口而立口軍三又曰定率得十六萬口三分之則各五萬三千三百三十口爲大[illegible]

字口軍三此公侯也然則以十六萬口三分之而爲三軍不得更立一軍矣其下又曰天子地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亦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百里者六十六與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千六百萬口九分之各得百七十七萬七千七百七十七口爲京口軍九三京口軍以奉王家然則天子九軍以三軍奉王家大國三軍以一軍奉公家皆與數適合奉王家之三軍卽在九軍之中則奉公家之一軍亦卽在三軍之中不得有四軍也古三四字皆積畫往往致誤儀禮覲禮四享鄭注四當爲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字相似由此誤也周官內宰疏引鄭注純四职四當爲三古三四積畫是以三誤爲四並其證與案本篇軍字不必依萬二千五百人定數疑卽周禮分都之意故於小國及附庸亦云立口軍口師三也以一軍奉公家盛時之制至春秋時非其舊矣○官本云他本無上也字

凡口軍三者何 計口立軍謂之口軍猶計口而爲井田謂之口井口井見王莽傳○盧云舊本三下又有口字當是衍文

曰大國十六萬口而立口軍三何以言之曰以井田準數之 虞云准之正字爲準而周書文子管子莊子呂覽淮南皆有准字則相沿省文已久矣

方里而一井一井而九百畝而立口 淩云王制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注一里方三百步疏案論語云步百爲畝是長一百步闊一

步畝百爲夫是一頃也長闊一百步夫三爲屋是三頃也闊三百步長一百步屋三爲井是九百畝也長闊一里方里八家一家百畝以食五口宣十五年注是故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爲一家○凌本無一家二字上農夫耕百畝食九口次八人次七人次六人次五人多寡相補率百畝而三口周禮大司徒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鄭注以七人六人五人爲率者有夫有婦然後爲家是併男女計之此云食九口八人七人六人五人者併男女言之百畝三口則專計男蓋立軍以男爲限食養則無分男女合計男口而區爲軍則正義皆在其內所謂人人皆兵也據周禮及司馬法率百畝而取一人爲正軍方里而二十四口方里者十得二百四十口方十里爲方里者百得二千四百口○凌本方里衍作方百里方百里爲方里者萬得二十四萬口○盧云方百里下舊本有爲方里者千得二萬四千口方千里計十四字係衍文錢校刪法三分而除其一城池郭邑屋室閭巷街路市官府園囿萎圈臺沼椽采盧云萎圈與委巷同

椽采疑有誤或當是林麓汙萊之類皆在所除也輿案王制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與此法同街路市疑衍一字○官本云他本萎誤作萎案淩本官作宮

得貝田方十里者六十六與方里六十六方百里應得貝田方十里者百除其一分得方十里者六十六外餘方十里者一復除其一得方里者六十六外餘一方里不計奇零故畧之○官本與上有十字云十字當在方字之下里下當有者字輿案十字衍文

定率得十六萬口依上田數得十五萬九千九百八十四口并餘數核之應得十六萬又八口餘數除其一適得今數

三分之則各五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口餘一口不計舉大畧○各下疑脫得字官本云他本脫五字

爲大口軍三大下缺一國字

此公侯也天子地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亦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百里者六十六與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千六百萬口九分之各得百七十七萬七千七百七十七口三分除一得方百里者六十六外餘方百里者一再除其一得方十里者六十六外餘方十里者一應得方里者六十六不言方里文畧也下並同

爲京口

軍九句 三京口軍以奉王家晉三京口軍以自衛餘以禦侮叙邊陵云內官畧見如此故天子

立一后一世夫人中左右夫人陵云漢書外戚傳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

之號焉獨斷天子一娶十二女象十二月三夫人九嬪四姬漢書文帝紀臣瓚注漢秩祿令及茂陵書姬並內官也秩比二

千石位次婕好下在八子上顏注姬本周姓貴於衆國之女所以婦人美號皆稱姬後因總謂衆妾爲姬史記高祖居山東時好美

姬是也若姬是官號不應云幸姬戚夫人且外戚備列后妃職官無姬職也輿案据此則姬在周已爲宮號不始於漢贊引漢秩祿

令及茂陵書不誤也但不知何時始以妾爲姬史記始皇本紀言見呂不韋姬是秦時已然詩陳風彼美淑姬孔疏云姬姜二姓之

後子孫昌盛其家之女美者尤多左傳引逸詩云雖有姬姜無棄憔悴是以姬美爲婦人美稱也蓋其始以姬爲婦人通稱因以爲

官名又因以爲妾稱輾轉沿譌而姬之名賤矣醂瞻睬諏瑚妣社鵝帝三良人陵云漢書外戚傳良人視八百石比右庶

長顏注良人謂妾也檀弓注帝嚳立四妃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餘三妃而已謂之三夫人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

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娶十二即夏制也按合一后一世六人中左右夫人四姬三良人御十二人之數蓋用夏制也輿案此是周

制王莽傳講考五經定致禮三十二女之義以廣繼嗣立一世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二百四十三下士有七上卿二十一下卿六十三元士百二十九下士張惠言云有七上卿以下二百二十人所謂通佐也通佐之官他書不見俞云三七二十一二十一而三之得六十三爲元士之數六十三而三之得一百八十九爲下士之數今乃云百二十九下上文之誤也於是上文言通佐二百八十人亦改爲二百八十人矣王后置一大傅大母盧云似當作置一大傅母次大字衍與案襄三十年傳傅至矣母未至也何注禮后夫人必有傅母所以輔正其行衛其身也選老大夫爲傅選老大夫妻爲母是傅與母爲二傳傅母母保母大字非衍三伯三丞世夫人四姬三良人各有師傅○各本世作二十陵云世字之誤今據改下同世子一人太傅三傅三率三少陵云漢舊儀太傅一人員二千石禮如師亡新更爲太子師三公三少見賈誼治安策與案人字衍以下文例之當云世子一太傅少傅三率三下率或以少士爲句謂卽下率似非士入仕循衞天子者比下士下士者如上士之下數張惠言云士入循衞

者如周官次舍之人民淩云三輔黃圖漢有長水中壘屯騎虎賁越騎步兵射聲胡騎宿衛王宮周廬值宿元紀初元五年顏注衛尉有八屯衛候司馬主衛士徼巡宿衛本傳臣愚以爲宜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愈云案下文言大國次國並云士宿衛公者比上卿者有三人下卿六人比上下士者如上下之數則此文亦當云士入仕宿衛天子者比上卿者有三人下卿六人比上下士者如上下之數傳寫脫誤輿案仕字疑衍王后御衛者上下御各五人凌云周禮女御注昏義所謂御妻御猶進也侍也疏凡后下御皆是后宮進在王寢侍息宴輿案此上下御疑是后宮宿衛如漢時長樂宮屯衛建章衛尉之比非御妻也世夫人中左右夫人四姬上下御各五人三良人各五人世子妃姬及士衛者如公侯之制王后傅上下史五人三伯上下史各五人少伯史各五人據上文少伯郎丞世子太傅上下史各五人少傅亦各五人三率三下率亦各五人○官本云他本無亦字三公上下史各五人卿上下史各五人大夫上下史各五人元

士上下史各五人此處疑脫下士上下史各五人句大國下士此有史以通佐例之則天子下士當有上下史五人也上下卿上下士之史上下亦各五人此謂通佐之史卿大夫元士臣各三人下士無臣大國以下則唯卿有之故公侯方百里三分除其一○凌本除下無其字定得田方十里者六十六與方里六十六定率得十六萬口三分之爲大國口軍三而立大國一夫人一世婦凌云獨斷公侯有夫人有世婦左右婦三姬二良人立一世子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上士八十一下士亦有五通大夫立上下士張惠言云通大夫上下士所謂通佐也此不言人數下文次國小國云五上士十五下士計共二十五人與前言六十人不相應天子通佐二百二十人諸侯不應若是之少且非三三相復之率疑當云五通大夫十五上士四十五下士凡六十五人六十者舉大數也或前文脫五字上卿位比天子之元士今八百石凌云今八百石者以漢制況之國策云自三百石吏而効之子之注大事記以石計祿始見于此下卿六百石

上士四百石下士三百石夫人一傅母謂一傅一母三伯三丞世婦左右婦三姬二良人各有師保世子一上傅丞謂一上傅一丞士宿衞公者比公者三字衍比上卿者有三人下卿六人比上下士者如上下之數夫人衞御者淩云上王后作御衞上下御各五人世婦左右婦上下御各五人二卿御各五人世子上傅上下史各五人丞史各五人三卿九大夫上士史各五人下士史各五人通大夫士上下史各五人卿臣二人此公侯之制也公侯賢者爲州方伯淩云王制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注凡長皆因賢侯爲之殷之州長曰伯錫斧鉞置虎賁百人淩云莊元年注禮有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鈇鉞九曰秬鬯皆所以勸善扶不能言命不言服者重命不重其財物禮百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故伯七十里七七四十九四千九百方里案此等蓋

俗語算數三七二十一蘇秦說齊王語漢書律厤志劉歆典領鍾律奏亦云八八六十四又淮南書亦有之知其來已久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二十八與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十萬九千二百一十二口為次國口軍三而立次國以前文例之當云得方十里者三十二與方里者六十六此文有誤統計得田方里者三千二百六十六定率得七萬八千三百八十四口三分之得二萬六千一百二十八口一夫人世婦左右婦三良人二孺子左哀三年南孺子杜注云季桓子妻据此則孺子疑是妾稱韓非子外儲說右齊威王夫人死有十孺子皆貴于王列女傳貞順篇夫人謂傳妾曰孺子養我甚謹是周末尚稱妾為孺子也立一世子三卿三大夫二十七上士八十一下士與五通大夫五上士十五下士其上卿位比大國之下卿今六百石下卿四百石上士三百石下士二百石夫人一傳母傳母一一三伯三丞世婦左右婦三良人二御人漢書王莽傳和人三位視公嬪人九視卿美人二十七視大夫御人八十一視

元士凡百二十人御人之稱本此○官本云御各本誤作卿各有師保世子一上下傅士盧云上下與後文同本或作下士非與案下字疑衍上傳卽丞末士字當下屬爲句宿衞公者比上卿者三人下卿六人比上下士如上下之數○官本云他本之上衍士字夫人御衞者上下御各五人○天啟本御上有士字凌本同世婦左右婦上下御各五人二御各五人世子上傅上下史各五人丞史各五人三卿九大夫上下史各五人下士史各五人○天啟本無各字凌本同通大夫上下史各五人據此則次國以下通大夫之上下士皆無史卿臣二人故子男方五十里五五二十五爲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四萬口凌云疑有誤與案六十六行上六字五五二十五爲二千五百方里三分除一得方十里者十六外餘方十里者一再除得方里者六十六統計得田方里者一千六百六十六定率得四萬口三分之爲一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口爲小國口軍三而立小國夫人世婦左右婦凌云夫人上當

有字一三㞌人二孺子立一世子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上士八十一下士與五通大夫五上士十五下士其上卿比次國之下卿今四百石下卿三百石上士二百石下士百石夫人一傳母傳一母一○官本云他本母誤作氏三伯三丞世婦左右婦三㞌人一御人一當爲二○官本云一御他本作二鄭誤各有師保世子一上下傅下字疑衍士宿衞公者比上卿者三人下卿六人夫人御衞者上下御各五人○盧云舊本缺夫人二字趙校增世婦左右婦上下御各五人二御人各五人世子上傅上下史各五人三卿九大夫上下史各五人士各五人通大夫上下史亦各五人○天啟本注云通一作五卿臣二人此周制也此篇所說與他書所載周制互有異同蓋一代法制因革不常故紀載參差不能合一此確爲井田未湮時舊制非春秋所有而通佐之名無徵於古姬㞌人之號下同于漢八百石六百石之類竝取況今

制當是采述舊聞證以漢法禮書散亡此殆師說僅存者可寶也○二淩本作三春秋合伯子男爲一等故附庸字者地方三十里三三而九九百方里淩云而如通三分而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六六百方里○天啟本作六十衍十字淩本同定率得一萬四千四百口爲口師三三分之爲四千八百口而立一宗婦二妾一世子宰丞一盧云丞丞疑一丞一○官本云丞他本作承士一秩士五人宰視子男下卿今三百石宗婦有師保師一保一御者三人妾各二人世子一傅士宿衞君者比上卿下卿一人此疑有誤附庸之宰視子男下卿而已宿衞安有比上下卿者上下各如其世此語亦疑有誤世子傳上下史各五人下良五盧云三字非誤卽衍稱名善者地方半字君之地兪云善衍字蓋卽者字之誤而衍也上云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而此云稱名者地方半字君之地則正方十五里與上文不符九半之文亦不可曉據云四分除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三則適是方二十里之地蓋方二十里之地爲方

十里者四四分除一則是方十里者三矣然則此云半字君之地者必誤也九半句有誤三分除其一○天啟本三分作四分淩本同案據本篇例當作三分然以二十里計之則四分適與下田數口數合疑有誤文定得田方十里者三定率得七千二百口方二十里實得四百方里四分除一得方十里者三三分除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二方里者六十六一世子宰今二百石下有脫文當有丞有士有秩士下四半三半二十五盧云此八字疑誤幷疑下有脫文與案此下當云稱人氏者方十五里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一與方里者五天啟本作方里者五十淩本同案有十字是地方十五里應得田二百二十五方里三分除一定得田百五十方里兪云文譌難讀據云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一與方里者五十則是方十五里之地爲方五里者九三分除一則爲方五里者六幷四箇方五里之地作爲方十里者一則餘兩箇方五里之地各爲方里者二十五幷之爲五十矣上云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則此所說者必是附庸稱人氏之制上文所謂半字君之地者宜移之於此矣定率得三千六百口○盧云定下脫率字今補一世子宰今百石史

五人宗婦仕衞世子臣一盧云下有脫文輿案以類推之當爲宗婦一人妾二人世子一人仕衞爲士宿衞君者之殘文世子臣則世子官屬之殘文也○天啟本仕上有士字

仁義法第二十九莊子天地篇孔子往見老聃繙十二經以說釋文云繙繙番老聃曰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按禮表記引子言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又云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易繫辭云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韓非子外儲說右子路曰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而論語中無仁義兼言者孟子言仁始多以義配賈子道術篇心兼愛人謂之仁反仁爲戾行充其宜謂之義反義爲懵亦以仁義分晰爲韓愈原道所祖此篇所云本厚躬薄責之指且三引論語以證明實孔子法也他篇言春秋要旨在仁此恐施政者偏於治人而不知自治故著其法○凌本法作發誤

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漢杜欽對策云王者法天地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克己就義恕以及人六經之所上也宋蘇軾云春秋之

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賓寬竝與此合**故仁之爲言人也義之爲言我也言名以別矣**

以與己同名猶字也仁從人義從我是字形別也禮中庸仁者人

也騃記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人偶二字又見儀禮[illegible][illegible]詩鄭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人意相

存問之言國語魯語季文子曰人之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

馬無乃非相人乎猶言不相仁也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

道也禮祭義仁者仁此者也下仁疑作人春秋元命苞仁者情志好生

愛人故其爲人以仁其立字二人爲仁注二人言不專於己念施

與也釋名人仁也仁生物也說文仁親也從人二又𡰥古文仁或

從尸尸即篆體人字東方之國好仁故古夷字亦作𡰥蓋仁者有

對待之稱無二人則仁無所見故从二人以別於我[illegible]

會者[illegible]人[illegible]甫青偶誤上讓膚[illegible]下與[illegible]物[illegible]人貝人與友韓九[illegible]留子云人非人不濟左襄

七年傳韓穆子贊韓起之賢云與田蘇游而曰好仁又云參和爲

仁參和者與人相親之謂國語周語言仁必及人又云愛人能仁

詩鄭風齊風之響人也竝云美且仁亦謂其與人相親愛之貌孟

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韓詩外傳引古訓愛由情出謂之仁是古

釋仁爲愛人無異說也惟義訓我則董勝說董好以字形說義如

性之名爲生三畫連中爲王二中爲患之類甚敲祕許賤樹其他

篇言禮義義理及單言義者固不盡如此訓然呂覽言責人以仁

自責以義隄則董此義亦有所本樂記仁以愛之義以正之緇衣

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以義訓正亦與此近說文誼人所宜也義己之威儀也從我從羊漢人多以仁義作誼威儀作義細繹許說則義字實參董訓己之威儀即正我意下文云爲禮不敬知威儀包括在內又云宜在我則兼誼訓是董於義誼不分許兼采之耳本傳正其誼不謀其利誼原當作義今本蓋班氏所改墨子旨在兼愛無我其書義俱作羛皃類狀黔本而本旨湮矣王應麟引劉原父云仁字從人義字從我豈造文之意耶愚謂告子仁內義外之說孟子非之若以人我分仁義是仁外義內其流爲兼愛爲我矣闢學[illegible]與案兼愛與泛愛正我與爲我截然不同兼愛者無等泛愛者能容正我者自克爲我者自私不可混淆且孔子告樊遲之問仁也曰愛人何嫌於仁外乎劉黼比蓋[illegible]以愛之愛比之辭之說[illegible]又曰義以爲質何嫌於義內乎劉王所慮似爲未達

仁之於人義之與我者不可不察也衆人不察乃反以仁自裕而以義設人桓十一年傳何注設施也莊子山木篇子何術之設與此設字義同詭其處而逆其理鮮不亂矣孔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易以乾自强以坤容物並古聖賢處己治世之方○天啟本句末注云一作必亂是故人莫欲亂而大抵常亂凡以闇於人我之分而不省仁義之

所在也是故春秋爲仁義法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天啟本作我愛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襄九年宋災傳內不言火者甚之也何注春秋以內爲天下法動作當先自克責故小有火如大有災哀十三年注譏二名復就晉見者明先自正而後正人正人將先正大以帥小昭二十五年注子家駒先說正法下引時事以諫者欲使昭公先自正以正季氏案莊子則陽篇柏矩曰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己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己亦此義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予爲義人不被其愛雖厚自愛不予爲仁。官本云愛他本作澤昔者晉靈公殺膳宰以淑飲食彈大夫以娛其意非不厚自愛也然而不得爲淑人者不愛人也質於愛民以下至於鳥獸昆蟲莫不愛不愛奚足謂仁質實也言實心愛民不遺庶物蓋聖人之仁博矣始於自愛推於愛人極於愛物此春秋之志也程子云至仁則天地爲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爲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者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求之自外乎醫書有以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爲

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
而何　聖祖庭訓格言曰仁者無不愛凡愛人愛物皆愛也故
其所愛甚深所及甚廣與董義相發○官本云他本闕不愛
二字奚作其謂作爲案不愛奚足謂仁天啟本作方足謂仁

仁者愛人之名也嶲傳無大之之辭自爲追盧云當有也字僖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嶲弗及傳曰侈也莊十八年公追戎於濟西傳曰大其爲中國追也又曰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今案此亦當有公追戎於濟西六字方可接下文又嶲舊本作鄙與左氏同今從公羊去邑與案自爲追指濟西言盧說是但當合則善爲句不當有也字不加六字似亦可通○淩云原注追亦作近官本云傳他本誤作得**則善其所恤遠也兵已加焉乃往救之則弗美**謂舊之役**未至豫備之則美之**謂濟西之役盧云兩美字俱當作大○天啟本備下注云作衛**善其救害之先也夫救蚤而先之**蚤疑作害**則害無由起而天下無害矣然則觀物之動而先覺其萌絕亂塞害於將然而未形之時春秋之志也**易惕履霜詩歌未雨皆斯志矣荀子大略篇天子即位中卿進曰配天而有下士者先事慮事

謂之接接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生事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後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禦授天子二策白虎通諫諍篇諷諫者智也知禍患之萌深睹其事未彰而諷告焉此智之性也○各本春秋之志也上衍春秋之時四字今從天啟本淩本删形淩本作行其明至矣○官本云他本至作智非堯舜之智知禮之本孰能當此禮之本起於別嫌之疑謹纖微故妨患未形智之至也故救害而先知之明也公之所恤遠而春秋美之○盧本而作如字同今從官本詳其美恤遠之意則天地之閒然後快其仁矣智精於妨微而仁快於及遠所以體天地覆幬之德也非三王之德選賢之精孰能如此言仁而推極於豫除患害深微之論是以知明先句以仁厚遠○官本下以字作而遠而愈賢近而愈不肖者愛也愛之為道愈及遠則愈賢愈近則愈不肖言廣狹之異故王者愛及四夷隱二年何注王者不治夷狄桓三年注後治夷狄白虎通禮樂篇聖人不治外國王者制夷狄樂不制夷狄禮雖然以天地之仁推暨之固在愛育中矣霸者愛及諸侯安者愛及封內危者

愛及旁側謂左右密邇之人仁者愛及獨身獨身者雖立天子諸侯之位一夫之人耳無臣民之用矣○民天啟本注云一作人輿案依本書例當作民臣如此者莫之亡而自亡也春秋不言伐梁者而言梁亡蓋愛獨及其身者也虐民自裕故曰愛獨身故曰仁者愛人不在愛我此其法也義云者非謂正人謂正我雖有亂世枉上猶枉君莫不欲正人奚謂義昔者楚靈王討陳蔡之賊齊桓公執袁濤塗之罪非不能正人也然而春秋弗予不得為義者我不正也僖四年傳陳人不欲其反由己者師不正故也五行志傳五年日食仲舒以為齊桓不內自正而外執陳大夫闔廬能正楚蔡之難矣而春秋奪之義辭不以義辭予之○官本云楚他本作陳以其身不正也潞子之於諸侯無所能正春秋予之有義其身正也宣十六年傳潞子之為善也躬足以亡爾雖然君子不可不記也離乎夷狄而未能合乎中國趨

而利也盧云本或無此四字與案天啟本作趨利而也疑本作趨利而已語當在以其身不正也下言楚靈齊桓吳闔廬皆有所利而爲之耳故曰義在正我不在正人此其法也夫我無之求諸人○黃氏日鈔求上有而字我有之而誹諸人晏子問上論佞人之行云有之己不難非之人無之己不難求之人潛夫論交際篇凡品則不然論人不怨己動作不思心無之己而責之人有之己而譏之彼○盧云誹本亦作非下同與案黃氏日鈔作非天啟本注云誹一作非字並通人之所不能受也其理逆矣何可謂義義者謂宜在我者○官本云他本謂誤作得宜在我者而後可以稱義也中庸義者宜也祭義義者宜此者也案義有制事之宜有治身之宜孟子以仁爲親親義爲敬長急君從兄讎[illegible][illegible]又云非其有而取之非義此制事之宜也其以羞惡之端爲義則治心之宜所以治身也書傳所說多主制事宋儒本之然朱子注孟子云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似兼用二義其實治心得宜而後可以制事理未嘗不通也董專言其本故言義者合我與宜以爲一言以此操之義之爲言我也○官本云他本無之字故曰有爲而得義者謂之自

得有爲而失義者謂之自失人好義者謂之自好人不好義者謂之不自好以此參之義我也明矣是義與仁殊仁謂往義謂來（施諸外故曰往責諸己故曰來仁往義來又見十指篇管子小稱篇明王往喜民來懼身桀紂往怒民來驕身正與此來往義同）仁大遠義大近愛在人謂之仁義在我謂之義（上義字疑作宜）仁主人義主我也故曰仁者人也義者我也此之謂也君子求仁義之別以紀人我之間（淮南高注紀節也）然後辨乎內外之分而著於順逆之處也是故內治反理以正身（反之義理以正其身）據禮以勸福（廣雅釋詁勸助也○天啟本禮作祉注云一作禮福下注云一作贍）外治推恩以廣施寬制以容衆孔子謂冉子（○天啟本無字）曰治民者先富之而後加教語樊遲曰治身者先難後獲以此之謂治身之與治民所先後者不同焉矣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

之先飲食而後教誨謂治人也荀子大略篇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故家五畝宅百畝田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立大學設庠序修六禮明十教所以道之也詩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王事具矣此引詩以證先富後教義與荀同又曰坎坎伐輻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先其事後其食謂治身也餐疑當作食此引詩第二章。天啟本謂下有之字淩本同

春秋刺上之過而矜下之苦小惡在外弗舉在我書而誹之隱十年傳春秋錄內而略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何注於內大惡諱於外大惡書者明王者起當先自正內無大惡然後乃可治諸夏大惡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者內有小惡適可治諸夏大惡未可治諸夏小惡明當先自正然後正人中論修本篇孔子之制春秋也詳內而略外急己而寬人故於魯也小惡必書於眾國也大惡始筆夫見人而不自見者謂之矇聞人而不自聞者謂之聵慮人而不自慮者謂之瞀故明莫大乎自見聰莫大乎自聞睿莫大乎自慮。天啟本注云誹一作非

凡此六者俞云六字衍以仁治人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於外此之謂也隱二年注所傳聞之世外離會不書書內離會者春秋王魯明當先自持

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又云內逆女常書外逆女但疾始不常書者明當先自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僖二十七年公子遂帥師入杞注曰者杞屬修禮朝魯雖無禮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不當乃入之故錄責之且論已見之而人不察論論謂論語張禹合考魯論齊論號張侯論靚賢何晏序論語集解稱古論新論是論語但稱論也論衡正說篇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始曰論語又見必仁且智篇曰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今論語不作無不攻人之惡非仁之寬與自攻其惡非義之全與此謂之仁造人義造我何以異乎故自稱其惡謂之情情猶實也宣十五年傳是何子之情也墨子非攻篇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謂實不知其不義也莊子天道篇此仁義之情也謂此仁義之實也荀子法行篇瑕適竝見情也竝與此義同稱人之惡謂之賊求諸己謂之厚求諸人謂之薄自責以備謂之明責人以備謂之惑學者知此可以自淑可以涉世呂覽舉難篇故君子責人則以人愊作自責則以義責人以人愊作則易足易足則得人自責以義則難爲非難爲非則行飾故任天地而有餘不肖者則不然責

人則以義自責則以人儲作責人以義則難贍難贍則失親自責以人儲作則易爲易爲則行苟故天下之大而不容也身取危國取亡焉此桀紂幽厲之行也是故以自治之節治人是居上不寬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爲禮不敬也釋論語極精正我而歸本於禮可見董所得經高國語周語行禮不疚義也爲禮不敬則傷行而民弗尊○天啟本弗作不淩本同居上不寬則傷厚而民弗親弗親則弗信弗尊則弗敬二端之政詭於上而僻行之則誹於下盧云而僻僻行以下八字趙疑當作則非僻之行口於下輿案或是而非僻之行則於下胡思敬云上有僻行民則而法之所以爲世論所誹不倒字亦通○官本政詭作正詭云他本作政詭仁義之處可無論乎言處己處人不可誤施宜究圖也夫目不視弗見心弗論不得○孫詒讓云論黃氏日鈔引作慮義較長輿案日鈔引下文仍作論雖有天下之至味弗嚼弗知其旨也雖有聖人之至道弗論不知其義也韓詩外傳雖有旨酒嘉殽不嘗不知其旨雖有善道不學不達其功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不究又見禮

學記篇

必仁且智第三十 前篇以仁配義以體言此篇以仁配智以用言

莫近於仁莫急於智 淩云淮南子凡人之性莫貴於仁莫急於智仁以爲質智以行之 不仁而有勇力材能則狂而操利兵也 天啟一本材作財○注云一作材 不智而辯慧獧給則迷而乘良馬也 呂覽仲冬紀辯而不當論信而不當理勇而不當義法而不當務惑而乘驥也狂而操吳干將也大亂天下者必此四者也淮南主術訓故不仁而有勇力果敢則狂而操利劍不智而辯慧獧給則棄驥而不式 故不仁不智而有材能將以其材能以輔其邪狂之心而贊其僻違之行 盧云次以字衍邪狂疑當作邪枉 適足以大其非而甚其惡耳 荀子儒效篇故人無師無法而知則必爲盜勇則必爲賊云能則必爲亂察則必爲怪辨則必爲誕與此可參證 其強足以覆過其禦足以犯詐 詩云不畏強禦據此則強與禦別禦與禦人以口給之禦同孔疏強梁禦善亦以二字分疏家語始誅篇其談說足以飾褒瑩

衆其强禦足以返是獨立此乃人之姦雄者也其慧足以惑愚其辨足以飾非其堅足以斷辟謂辟法也斷辟破壞法紀其嚴足以拒諫此非無材能也其施之不當而處之不義也有否心者不可藉便埶其質愚者不與利器淮南主術訓故有野心者不可借便勢有愚質者不可與利器論之所謂不知人也者恐不知別此等也論語不知言無以知人也仁而不智則愛而不別也智而不仁則知而不爲也知其善而無怛惻之意以行之故云知而不爲故仁者所以愛人類也淮南主術訓偏愛羣生而不愛人類不可謂仁案類所以爲界限也就內外言之則有族類之異就天地言之惟有物類人類之異智者所以除其害也以仁愛類以智除害除害亦所以愛人也

何謂仁仁者憯怛愛人禮表記中心憯怛愛人之仁也白虎通性情篇仁者不忍也施生愛人也中庸肫肫其仁鄭注肫肫懇誠貌案憯怛即懇誠之意論語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朱子云仁者愛之理心之德朱訓專以體言韓非解老篇云

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此誼前於董極爲精粹莊子天地篇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施此仁義之情也莊所引亦仁字眞際而仁義不分斷在宥篇引夫子語愛人利物謂之仁卻與董合義又見前。天啟本憯怛作惻怛謹翕不爭翕合也言與物以和好惡敦倫仁者不能有好而無惡但各得其正無所偏僻斯厚於倫類矣無傷惡之心無隱忌之志無嫉妒之氣無感愁之欲無險詖之事無辟違之行故其心舒。舒天啟本注云一作倫其志平其氣和其欲節其事易其行道依道而行故能平易和理而無爭也如此者謂之仁說仁字義最博後儒所釋不能外此

何謂之智先言而後當凡人欲舍行爲皆以其智先規而後爲之先知後行故程子曰未能知說甚行雖然所知有是有非故又必先有辨別之功其規是者其所爲得其所事當其行遂其名榮其身故利而無患福及子孫德加萬民湯武是也其規非者其所爲不得其所事不當其行不遂其名辱害

及其身絕世無復俞云疑作後殘類滅宗亡國是也俞云是也上當有桀紂二字故曰莫急於智智者見禍福遠其知利害蚤物動而知其化事興而知其歸見始而知其終言之而無敢譁立之而不可廢取之而不可舍前後不相悖終始有類思之而有復左昭五年傳叔向云敬始思終終無不復及之而不可厭其言寡而足約而喻簡而達省而具少而不可益多而不可損其動中倫倫注云一作禮其言當務如是者謂之智

其大略之類。天啟本不提行凌本同天地之物有不常之變者謂之異不常猶非常釋名釋天異者異於常也小者謂之災災常先至而異乃隨之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詩云畏天之威殆此謂也韓詩外傳三兩引此詩外傳八一引此詩凡三見一文王因地動而謹飾二殷湯見共穀而齋戒一晉君因梁山崩素服

率羣臣而哭並以畏威爲畏災異

凡災異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國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災害以譴告之

胡思敬云乃始疑作方始。官本云他本闕下國家之失四字

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驚駭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見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

對冊云國家將有失道之變而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乃傷敗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孔光傳疏云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畏天之威於時保之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谷永傳臣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誡畏懼敬戒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後漢皇甫規傳天之於王者如君之於臣父之於子也誠以災妖使從福祥與此文義大同白虎通災變篇災異者何謂也春秋潛潭巴曰災之言傷也隨事而誅異之言怪也先發感動之也又云天所以有災變何所以譴告人君覺悟其行欲令悔過修德深思慮也。天敝本無之仁下十六字淩本殃作殆

謹案災異以見天意天意有

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內以自省宜有懲於心外以觀其事宜有驗於國故見天意者之於災異也畏之而不惡也以爲天欲振吾過救吾失故以此報我也國語注振救也史記蒙恬傳過可振而諫可覺荀子堯問篇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盧云報舊本作救訛春秋之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者謂幸國宣十五年傳蝝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何注言宣公於此天災饑後能受過變寤明年復古行中冬大有年其功美過於無災故君子深爲喜而僥倖之孔子曰天之所幸有爲不善而屢極盧云文似不了輿案疑奪其罪二字下當更有奪文楚莊王以天不見災地不見孽。盧云楚莊王以四字舊本作且莊王曰訛今改正則禱之於山川曰天其將亡予邪。說苑君道篇作天其將忘予與不說吾過極吾罪也以此觀之天災之應過而至也異之顯明可畏也此乃天之所欲救也春秋之所獨

幸也。莊王所以禱而請也。聖主賢君尚樂受忠臣之諫，而況受天譴也。

也與邪同。春秋感精符云：魯哀政亂，絕無日食，天不譴告也。陳蕃疏云：昔春秋之末，周室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眚者，天所棄也。後漢明帝永平三年詔曰：昔楚莊無災，以致戒懼；魯哀禍大，天不譴告。今之動變，倘尚可救。並用此義。董生高廟園災對云：季氏亡道久矣，前是天不見災者，魯未有聖賢臣，雖欲去季氏，其力不能，昭公是也。至定哀乃見之，其時可也。不時不見，天之道也。立詞微異，其有政善而災異見者，本書煖燠孰多篇所謂禹水湯旱，爲適遺之變是也。論衡明雩篇：德豐政得，災猶至者，旡妄也；德衰政失，變應至者，政治也。亦有政亂而頗祥見者，竇武疏云：間者有嘉禾、芝草、黃龍之見。夫瑞生必於嘉士，福至則由善人，在德爲瑞，無德爲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漢儒好言災異，必兼此數義，乃通。夫災異之說，委曲傳會如此，在先哲非不知其然也。然而尊君之義已定，以民臣折之，則嫌於不順；以天臨之，則不嫌於逆。要在徵戒人主而已。張禹說成帝無信災異之說，於是惕懼意弛，而王氏遂張。王安石毀春秋，倡天變不足畏之說，而熙甯新政爲世詬病黜當八年校盟人冠彗星見安石自作書勝有云天不勘贀已尤有敘之象孛未殷不言天至南書以後莊讀以靈用成請舊全洪舌以霖雨乞嚴孝宗臣天三年旦以郯祇石書用蔑劉証業罷蕤祝輪薔已不賊寶石說有明徵矣。荀子天論篇云：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明，怪星之黨見，是無

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世起無傷也上闇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物之已至者人祅則可畏也荀歸重人祅與漢儒說可相輔韓詩外傳與荀同。

錢云後一段疑本在二端篇脫在此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八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九

漢廣川董仲舒撰

平江蘇　輿學

身之養重於義第三十一貢禹疏言武帝時亡義而有財者顯于世欺謾而善書者尊于朝俗皆曰何以孝弟爲多財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謂居官而置富者爲雄桀處奸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迺至于是故董子痛切言之胡思敬云此篇與孟子養其小體爲小人養其大體爲大人相發明○黃氏日鈔重上有莫字

天之生人也使人生義與利○盧云使人本或作使之利以養其體義以養其心宋程子言義理養心本此孟子曰義理之說我心猶芻豢之說我口心不得義不能樂體不得利不能安君子爲道非徒自苦固有利用安身之術正義不謀利士夫之所自飭富貴利達營求同於妾婦君子恥之以其擾

擾而不安也義者心之養也利者體之養也體莫貴於心故養莫重於
義義之養生人大於利○天啟本有矣字凌本同奚以知之○天啟本奚作何凌本同今人
大有義而甚無利○凌本大有倒雖貧與賤尚榮其行以自好而樂生原
憲曾閔之屬是也新語本行篇賤而好德者尊貧而有義者榮列女傳齊相御妻曰吾聞寵榮於義而賤不虛驕
以貴潛夫論論榮篇幽厲之貴天子也而又富有四海顏原之賤
匹庶也而又凍餒屢空論若必以位則是兩王爲世士而二處爲
愚陋也故曰仁重而勢輕位蔑而義榮○盧云榮俗本多作容錢據計臺本校正人甚有利而大無義雖
甚富盧云疑當有且貴二字則羞辱大惡惡深禍患重胡思敬云上惡字疑怨之誤非立
死其罪者卽旋傷殃憂爾盧云數語疑有膹字莫能以樂生而終其身刑戮
天折之民是也○天啟本作折天夫人有義者雖貧能自樂也○天啟本能在雖上
注云人一作民而大無義者雖富莫能自存○官本云他本作無大吾以此實義之

養生人大於利而厚於財也實猶驗也楊子脩身篇公儀子董仲舒之才之劭也使見善不明用心不剛儔克爾司馬光注云仲舒云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此所以爲高儔克爾誰能如此舍利而取義也朱子語類亦云仲舒所立甚高後世之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義功利關不透耳輿案此利字與功利微別宋玉九辨云獨耿介而不隨兮願慕先生之遺教處濁世而顯榮兮非予心之所樂與其無義而有名兮寧窮處而守高食不媮而爲飽兮衣不苟而爲溫竊慕詩人之遺風兮願託志而素餐于董子之旨庶乎近之民不能知而常反之皆忘義而殉利去理而走邪以賊其身而禍其家○黃氏日鈔賊作賤此非其自爲計不忠也則其知之所不能明也今握棗與錯金以示嬰兒嬰兒必取棗而不取金也凌云以金銀飾物曰錯食貨志有錯刀直一千契刀無鏤而錯刀用金鏤之故名錯也○各本不疊嬰兒字據黃氏日鈔引補握一斤金與千萬之珠以示野人野人必取金而不取珠也盧云千萬之珠謂其價値千萬也本或無之字者非故物之於人小

者易知也其於大者難見也呂覽孟冬紀今以百金與摶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摶黍矣以龢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龢氏之璧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其所取彌精其知彌觕其所取彌觕○黃氏日鈔見作知今利之於人小而義之於人大者者字疑衍日鈔無無怪民之皆趨利而不趨義也固其所闇也孔子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以其所見之大小異也君子謂士夫小人謂民士夫而民行則小矣潛夫論遏利篇知利之可娛己也不知其積而必有禍也前人以病後人以競庶民之愚而衰闇之至也聖人事明義以照燿其所闇故民不陷詩云示我顯德行此之謂也韓詩外傳載魯有父子訟孔子止康子殺亦引此詩云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措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案南山詩云四方是維天子是庳俾民不迷亦此義○說郛載詩緯氾歷樞聖人事明義云云與此文同先王顯德以示民民樂而歌之以爲詩詩敬之鄭箋云示道我以顯明之德行是詩以爲成王望羣臣

示之以顯德行此云顯德行以示民民歌之爲詩蓋今文說說而化之以爲俗故不令而自行不禁而自止從上之意不待使之若自然矣故曰聖人天地動四時化者非有他也其見義大故能動○天啟本作大義淩本同動故能化化故能大行化大行故法不犯法不犯故刑不用刑不用則堯舜之功德此大治之道也功德慕堯舜法度守文王春秋志也論衡儒增篇儒書稱堯舜之德至優至大天下太平先聖傳授而復也所謂先聖後聖同揆故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淩云出謂出室也凡宮室之制外爲堂內爲室室之南壁東爲戶西爲牖凡所以通出入者堂前則有門堂後則有闈入者以向室爲至故或不由門出者以室爲始故不能不由戶今不示顯德行民闇於義不能炤迷於道不能解因欲大嚴憯以必正之謂齊以刑法老子云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流遂爲商韓慘刻矣直殘賊天民而薄主德耳其勢不行仲尼曰國有道

雖加刑無刑也無可刑之人○官本云他本也字在無字上國無道雖殺之不可勝也其所謂有道無道者示之以顯德行與不示爾

對膠西王越大夫不得爲仁第三十二盧云本傳作江都王

命令相曰盧云命令疑是令問輿案本傳天子以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大夫蠡大夫種范蠡見越世家注吳越春秋引高誘注大夫文種字會楚鄒人今呂覽高注誤作鄒人王應麟黃震皆沿其誤全祖望有辨大夫庸卽本傳及吳越春秋之泄庸國語吳語之舌庸漢紀及人表之后庸大夫臯大夫車成盧云臯卽臯字謂臯如也車成卽苦成輿案臯如苦成竝見吳語潛夫論志氏姓篇云苦成城名也在鹽城東北後人書之或爲枯齊人聞其音則書之曰庫成嬺煌見其字呼之曰車成其在漢陽者不喜枯古之字則更書之曰古成氏然則車苦古音本近越王與此五大夫謀伐吳遂滅之雪會稽之恥卒爲霸主范蠡去之越世家當是時越兵橫行于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主范蠡遂去種死之越世家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敎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

敗吳其四在子子爲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寡人以此二大夫者爲皆賢孔子曰殷有三仁今以越王之賢與蠡種之能○天啟本以作有掖本同此三人者寡人亦以爲越有三仁其於君何如盧云本傳以泄庸與種蠡同爲三仁輿案此以一去一死與越王雪恥爲三仁本傳雖引泄庸種蠡三人未必卽以三仁屬之當据此訂正顏注之失否則睾與車成皆五大夫何獨遺耶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伏地再拜對曰仲舒智褊而學淺不足以決之雖然王有問於臣臣不敢不悉以對禮也○盧云王舊本訛作主案春秋時大夫稱主仲舒必不對王稱主臣仲舒聞昔者魯君問於柳下惠曰我欲攻齊何如柳下惠對曰不可退而有憂色曰吾聞之也謀伐國者不問於仁人也此何爲至於我此下當有有言字本傳作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但見問而尚羞之而況乃與爲詐以伐吳乎其不宜明矣爲詐猶設詐○

官本云他本爲詐作詐僞以此觀之越本無一仁而安得三仁仁人者正其道不謀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本傳作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黃氏日鈔引此同本傳朱子易本義釋復之六四引此二語又語類問正其義者凡處此一事但當處置使合宜而不可謀利有占便宜之心明其道則處此事便合義是乃所以爲明其道而不可有計後日功效之心正義不謀利在處事之先明道不計功在處事之後如此看可否曰恁地說也得他本是合掌說看來也須微有先後之序輿案據此文正其道是體修其理是用先後之序顯然修與循同謂行事循理之所當然不急急見功也致無爲而習俗大化可謂仁聖矣三王是也春秋之義貴信而賤詐詐人而勝之雖有功君子弗爲也○黃氏日鈔引人上有其字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言羞稱五伯大戴禮王言篇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古者側手鋪指一指廣寸五指則五寸非以指節豎量也五尺當今之二尺五寸耳故成人曰丈夫童子曰五尺白虎通號篇五霸有三說一爲昆吾大彭豕韋齊桓晉文一爲齊桓晉文秦穆楚莊吳闔廬敘又現䕫譜一爲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案董用公羊當是主

第三說蓋皆見褒於傳者荀子言五伯則以爲齊桓晉文楚莊吳闔盧越句踐此雖因越事言之然句踐在仲尼後知董意不然也**爲其詐以成功苟爲而已也**本傳作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淩本也作矣**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本傳注張晏曰仲尼之門故稱大也劉向校上荀子敘云孟子孫卿董先生皆小五伯以爲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皆羞稱五伯**五伯者比於他諸侯爲賢者**者字疑衍**比於仁賢何賢之有**○盧云仁賢本或作聖賢輿案天啟本作聖賢淩本同本傳作其比三王據上文當是仁聖**譬猶珷玞比於美玉也**盧云珷玞漢書作武夫淩云山海經會稽之上多玞石郭注武砆石似玉今長沙臨湘縣出之青地白文色蔥籠不分了也**臣仲舒伏地再拜以聞**

觀德第三十三

天地者萬物之本先祖之所出也荀子禮論篇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對冊云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案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鄭云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又馬融注書文祖云文

祖天也天爲文萬物之祖蓋本此義古者享帝與享親竝重享帝則知天也天地萬物皆吾一體春秋所以治人物而推及山川草木昆蟲也享親則知吾形體所自來聖人所以敬祖親親由一身而推及九族百姓萬國也孔子曰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孝經所以立天下之大本春秋所以經天下之大經注[illegible]孝經原於親春秋原於天皆所以廣治也墨子知天天而不知祖故愛無差等而眾生平等之說蔓延於今且以家族之義爲私矣董子兩明其義所爲得聖人之純也又見順命及爲人者天篇**廣大無極其德昭明**○天啟本昭作炤淩本同**歷年眾多永永無疆天出至明**○天啟本注云一作炤**眾知類也**○盧云知本或作之輿案作知是天之明所以辨別眾類**其伏無不炤也地出至晦星日爲明不敢闇君臣父子夫婦之道取之此**臣道子道婦道皆地道也爲人君父夫所器使雖居陰闇之地而不敢不竭情悉力使用我者得而裁察之如星日之照臨下上也義互見本書離合根立元神諸篇又基義篇云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大禮之終也臣子三年不敢當**見文九年傳大禮之終謂君喪也舊讀皆上屬失之○官本云年他本誤作子**雖當之必稱先君必稱先人不敢**

貪至尊也莊四年傳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百禮之貴皆編於月春秋者禮義之宗凡所紀皆關於禮故云百禮之貴○官本云他本於作之月編於時時編於君君編於天此卽屈君伸天之旨白虎通三軍篇王法天誅者天子自出者以爲王者乃天之所立而欲謀危社稷故自出重天命也天之所棄天下弗祐桀紂是也○下各本誤子今從淩本天子之所誅絕臣子弗得立蔡世子逢丑父是也盧云襄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固至昭十一年夏楚子虔誘般殺之至冬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傳曰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靈公卽般也逢丑父事在成二年詳第二卷中與案此疑是謂齊頃公已受虜辱不宜立爲君王父父所絕子孫不得屬也屬猶續○官本云他本無下父字魯莊公之不得念母衞輒之辭父命是也盧云莊元年三月夫人孫於齊傳曰不與念母也哀三年齊國夏衞石曼姑師師圍戚傳曰不以父命辭王父命故受命而海內順之猶衆星之共北辰流水之宗滄海也況生天地之間法太祖先人

之容貌則其至德取象衆名尊貴。○盧云尊貴本一作尊賢輿案二句疑有誤字是以聖人爲貴也泰伯至德之侔天地也上帝爲之廢適易姓而子之讓其至德海內懷歸之俞云讓字衍文上帝爲之廢適易姓而子之謂天與之也其至德海內懷歸之謂人歸之也中間不得有讓字泰伯三讓而不敢就位三讓猶云固讓古人數多用三伯邑考知羣心貳自引而激順神明也激疑退之誤泰伯伯邑考二事漢世多類引之霍光傳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泰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廢長立少可也○盧云自泰伯至德以下至此文參錯難曉至德以受命豪英高明之人輻輳歸之高者列爲公侯下至卿大夫濟濟乎哉皆以德序所謂豪傑英俊不相陵孟子曰小德役大德是故吳魯同姓也。○盧云故字各本無大典有文勢似亦難貫鍾離之會不得序而稱君殊魯而會之爲其夷狄之行也盧云成十五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以下會吳於鍾離傳曰曷爲殊會吳外吳也雞父之戰吳不得與

中國爲禮盧云昭二十三年七月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傳曰曷爲以詐戰之辭言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然則此爲禮當作爲主與宋爲禮不誤宣十二年傳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義同又見下文至於伯莒黃池之行變而反道乃爵而不殊盧云定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於伯莒傳曰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又哀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曰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召陵之會魯君在是而不得爲主避齊桓也盧云僖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盟於召陵傳曰其言來何與桓爲主也魯桓即位十三年齊宋衛燕舉師而東紀鄭與魯勠力而報之後其日以魯不得徧避紀侯與鄭厲公也盧云經于公會紀侯鄭伯之下書已巳之戰傳曰曷爲後日恃外也舊本訛作後其已今改正俞云徧乃偏之誤偏者偏戰也春秋之例詐戰月偏戰日桓十年傳注偏一面也結日定地各居一面然則魯不言偏者言不得獨當一面也是時齊宋衛燕伐我魯不能獨當與紀鄭勠力然後結日定地各居一面與之偏戰偏戰然後得書日故傳曰得紀侯鄭伯然後能爲日也是可知魯不得紀鄭之助不能爲日不能爲日者但能詐戰不能偏戰之謂也故曰魯不得

偏

春秋常辭夷狄不得與中國爲禮至邲之戰夷狄反道中國不得與夷狄爲禮避楚莊也在宣十二年詳見竹林篇○反道各本作反背盧云疑當作反道今從淩本改邢衛魯之同姓也狄人滅之春秋爲諱避齊桓也盧云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於聶北救邢傳曰不及事也邢已亡矣孰亡之蓋狄滅之曷爲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也又二年城楚丘傳曰城衛也曷爲不言城衛滅也文大略與上同○官本云他本爲作得盧云舊本作春秋不爲諱衍不字今刪當其如此也惟德是親中國夷狄以德爲準春秋非漫然進夷狄其皆先其親皆上其字疑有誤是故周之子孫其親等也而文王最先史記三王世家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四時等也而春最先十二月等也而正月最先德等也則先親親隱十一年何注春秋質家親親先封同姓荀子富國篇賢齊則其親者先貴能齊則其故者先官魯十二公等也而定哀最尊哀定時近孔子所身事猶之遠祖雖尊而事祖父禮尤隆以其近接於身

也故云最尊下文所謂宗定哀以爲考妣宗亦尊也

衛俱諸夏也善稻之會獨先內之爲其與我同姓也

盧云襄五年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於善稻無傳蓍不殊林父所謂內之也而何氏以爲見使於晉卑故不殊失之矣○天啟本先作見凌本同

吳俱夷狄也祖之會獨先外之爲其與我同姓也

襄十年公會晉侯以下會吳于柤無傳案殊會吳所以外之與成十五年鍾離之會同○外各本作內今從凌本改

滅國十五有餘獨先諸夏

隱二年無駭帥師入極傳疾始滅也是先記諸夏之滅人

魯晉俱諸夏也譏二名獨先及之

盧云定六年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運傳曰此仲孫何忌也曷爲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又哀十三年晉魏多帥師侵衛傳曰此晉魏曼多也曷爲謂之晉魏多譏二名○舊本魯作曹誤

盛伯郜子俱當絕而獨不名爲其與我同姓兄弟也

盧云莊八年師及齊師圍成成降於齊師傳曰盛也盛則曷爲謂之成諱滅同姓也文十二年盛伯來奔傳曰盛伯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又僖二十年郜子來朝傳亦與上同

外出者衆以母弟出獨大惡之爲其亡母背骨肉也

盧云昭元

年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傳曰仕諸晉也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又定十年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彄出奔陳無傳

滅人者莫絕衛侯燬滅同姓獨絕賤其本祖而忘先也本祖猶言同祖盧云僖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傳囙何以名滅同姓也◌天啟本莫作不

親等從近者始春秋內魯卽此旨

立適以長母以子貴先盧云下有脫文輿案天啟本注云或有母字案有母字是先謂秩序在前也立適以長禮經之常然或有無適立庶者則母隨子之貴而先之隱元年何注禮妾子立則母得升爲夫人夫人成風是也東晉太元十九年詔追崇鄭太后太常臣允等議以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又宋庾蔚之謂公羊明母以子貴者明妾貴賤若無嫡子則妾之子爲先立又子既得立則母隨貴豈謂可得與嫡同耶成風稱夫人非禮之正

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書所見也而不言其闇者事在桓五年以二日卒事在曖昧言其卒而已闕其所以卒之由

隕石於宋五六鷁退飛耳聞而記目見而書或徐或察皆以其先接於我者序之僖十六年傳曷爲先言隕而後言石隕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曷爲先言六而後言鷁六

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輿案此諭詞起下會盟先接於我者其於會朝聘之禮亦猶是凌云會下當有盟字諸侯與盟者衆矣而儀父獨漸進盧云隱元年公及邾婁儀父盟於眛傳曰儀父者字也褒之也為其與公盟也鄭僖公方來會我而道殺春秋致其意謂之如會盧云襄七年公會晉侯以下于鄬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於操傳曰未見諸侯言如會致其意也潞子離狄而歸黨以得亡春秋謂之子以領其意歸義加孟子歸墨歸楊之歸黨猶所也或云黨親也上奪無字亦通宣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傳曰離於夷狄而未能合於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漢書功臣表春秋列潞子之爵許其慕諸夏也○李兆洛云王本亡誤作上包來首戴洮踐土與操之會陳鄭去我謂之逃歸盧云操之會即襄七年會鄬之事時陳侯逃歸陳哀公溺也又僖五年公及齊侯以下會王世子于首戴鄭伯逃歸不盟傳曰不可使盟也何氏云安居會上不肯從桓公盟此鄭伯乃文公捷也○天啟本無鄭字凌本同鄭處而不來謂之乞盟盧云僖八年公會王人齊侯以下盟於洮鄭伯乞盟

傳曰處其所而請與也○官本云他本處作去陳侯後至謂之如會盧云僖二十八年公會晉侯以下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傳曰後會也莒人疑我貶而稱人盧云隱八年公及莒人盟于包來傳曰公曷為與微者盟稱人則從不疑也諸侯朝魯者眾矣而滕薛獨稱侯隱十一年注春秋王魯王者無朝諸侯之義故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朝聘所以別外尊內也州公化我奪爵而無號盧云在桓六年詳見玉杯篇吳楚國先聘我者見賢國上疑有奪字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傳吳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又莊二十三年荊人來聘傳荊何以稱人始能聘也曲棘與鞌之戰先憂我者見尊盧云昭二十五年宋公佐卒于曲棘傳曰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憂內也憂魯昭公見逐而欲納之也又成二年鞌之戰有曹公子手傳曰曹無大夫公子手何以書憂內也○官本尊作賢云他本作尊

奉本第三十四

禮者繼天地體陰陽而慎主客人者天之繼也人非禮無以立故曰繼天地君臣父子夫婦之道取

之陰陽故曰體陰陽施之人我各有其處昧之則逆於理故曰愼主客〇盧云主舊本作至誤序尊卑貴賤大小之位而差外內遠近新故之級者也以德多爲象禮之制不專尚德然古者官以德序位不相凌故云以德多爲象〇凌本外內作內外新故作新舊萬物以廣博衆多歷年久者爲象其在天而象天者莫大日月繼天地之光明莫不照也星莫大於大辰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傳其言于大辰何在大辰也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爲大辰伐爲大辰北辰亦爲大辰何注大火謂心伐謂參伐也大火與伐天所以示民時早晚天下所取正故謂之大辰辰時也北辰北極天下之中也常居其所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辰以別心伐所在北斗常星〇官本此下衍北斗常星四字凌本同部星三百衛星三千大火二十六星伐十三星孫詒讓云史記天官書故紫宮房心權衡咸池虛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張守節正義五官部內之星也史記部星蓋通指五官恆星此部星別於衞星則當專指中官之星[illegible]衞星謂東南西北外四官之星也晉書天文志載太史令陳卓總甘石巫咸三家所著星圖大凡二百八十三官一千

四百六十四星則三百三千蓋約舉之非實測也大火二十六星者爾雅釋天云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今考房四星心三星尾九星其十有六星此衍二字伐十三星者史記天官書參爲白虎三星直者是爲衡石下有三星兌曰罰爲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小三星隅置曰觜觿爲虎首主葆旅事[illegible]此云十三星者蓋通參三星外四星罰三星及觜觿三星計之猶考工記說伐六星[illegible]晉天文志李播天文大象賦說參七星[illegible]古今分合不同也○官本云他本十三作十六

北斗七星

史記天官書北斗七星索隱引徐整長歷北斗七星星間相去九千里其二陰星不見者相去八千里也春秋運斗樞云斗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合而爲斗文耀鉤云斗者天之喉舌

常星九辭

盧云九辭不可曉并疑下有脫文衍文孫詒讓云常星九疑當作常星五即謂五緯也韓非子解老篇云五常得之以常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五常亦指五星言之此下文別有部星衛星明常星與他書言恆星者異也惟辭字無義當是衍文輿案九辭二字疑並衍文五行志仲舒云常星二十八宿者人君之象也

二十八宿

周禮馮相氏掌二十有八星之位賈疏云若指星體而言謂之星日月會於其星即名宿淮南天文訓星分度角十二亢九

九氐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其十一四分一斗二十六牽牛八須女十二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東壁九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昴十一畢十六觜嶲二參九東井三十三輿鬼四柳十五星七張翼各十八軫十七凡二十八宿也多者宿二十八

九句疑有誤其猶蓍百莖而其一本大傳蓍之為言蓍也百年一本生百莖此草木之壽亦知吉凶者聖人以問鬼神藝文類聚八十二引逸禮云蓍千歲三百莖者先知也又引史記云天下和平蓍莖長一丈其聚生百莖共根龜千歲而人寶盧云而下當有為字輿案初學記引書傳云龜之為言久也千歲而靈禽獸而知吉凶者也○淩本歲作載是以三代傳決疑焉白虎通蓍龜篇聖人獨見先覩必問蓍龜何示不自專也或曰清微無端緒非聖人所及聖人亦疑之其得地體者莫如山阜人之得天得衆者莫如受命之天子下至公侯伯子男海內之心懸於天子疆內之民統於諸侯日月食竝告凶不以其行此當是用十月詩文荀悅漢紀六引詩日月告凶不用其行今毛詩以亦作用以用同義非關今古異文鄭箋告凶告天下以凶亡之徵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犯也○天啟本淩本告作吉誤有星

茀于東方哀十三年于大辰昭十七年○天啟本作泰辰無于字入北斗文十四年○天啟本入在北斗下常星不見莊七年地震昭十九年梁山沙鹿崩僖十四年宋衛陳鄭災昭十八年王公大夫篡弒者春秋皆書以為大異不言眾星之茀入霣雨莊七年恆星不見夜中星霣如雨傳恆星者何列星也徐疏天子常宿故謂之恆星恆星與眾星別也故特書之原隰之襲崩一國之小民死亡不決疑於眾草木也唯田邑之稱多著主名盧云昭元年傳此大鹵也曷為謂之大原地物從中國邑人名從主人與案桓元年諱周田稱許田是田著主名之例君將不言臣臣不言師盧云隱五年傳將尊師眾稱某率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眾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王夷君獲不言師敗盧云成十六年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傳曰楚何以不稱師王痍也末言爾言無取于師敗績也又傳十五年獲晉侯傳曰君獲不言師敗績也孔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則之者大也大疑作天巍巍乎其有成功也言其尊大以

成功也尊大疑作尊天齊桓晉文不尊周室不能霸三代聖人不則天地不能至王階此而觀之可以知天地之貴矣。盧云大典本階作自輿案天啟本作自注云一作階義並同夫流深者其水不測尊至者其敬無窮是故天之所加雖爲災害猶承而大之其欽無窮震夷伯之廟是也僖十五年震夷伯之廟傳季氏之孚則微者其稱夷伯何大之也曷爲大之天戒之故大之也天無錯舛之災無疑作有地有震動之異天子所誅絕所敗師雖不中道而春秋者不敢闕謹之也例如莊六年衛侯朔爲天子所絕而書公至自伐衛傳以爲不敢勝天子是也故師出者衆矣莫言還至師及齊師圍成成降于齊師。天啟本成作郕獨言還其君劫外不得已故可直言也莊八年傳還者何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病之也曰師病矣曷爲病之非師之罪也何注明君之使重在君非師自汲汲至於他師皆其君之過也言他師未嘗非君之過而師固皆爲之受罪若夫圍成非師罪

者以其久於外上已有師次于郎及祠兵之文君意顯然著明故直言之○天啟本過作適案適與譎同猶過也

而曰非師之罪是臣子之不為君父受罪罪不臣子莫大焉

臣子不肯為君父受罪是即不臣子之罪大○上子字官本作下云他本誤作莫

夫至明者其照無疆至晦者其闇無疆今春秋緣魯以言王義

盧云說公羊者相承有此言何氏隱元年注云春秋託新王受命于魯與案此類語何注屢見如云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為始受命王隱元年春秋託王於魯因假以見王法成二年春秋託王者始起所當誅也隱二年春秋王魯以魯為天下化首隱元年春秋王魯故言莅以見王義又云因魯都以見王義隱三年春秋王魯因見王義莊三十一年內其國者假魯以為京師成十五年皆是論衡正統篇實孔子紀十二公者以為十二公事適足以見王義耶王義二字本此緣魯言王義者正不敢自居創作之意孔子曰其義竊取謂竊王者之義以為義也託魯明義猶之論史者借往事以立義耳聖人以明王之治期于撥反故義曰王義心曰王心化曰王化言曰王言[illegible]意曰王意諭龍道曰王道事曰王事制曰王制法曰王法賈逵長義乃云隱公人臣而虛稱以王周天子見在上而黜公侯是非名正而言順也案如董所云則春秋託魯言王義未嘗尊魯為王黜周為公侯也

何氏直云王魯遂啟爭疑殺隱桓以爲遠祖宗定哀以爲考妣義見首篇隱元年何注所以三
世者禮爲父母三年爲祖父母期爲曾祖父母齊衰三月立愛自親始故春秋據隱錄哀上治祖禰至尊且高君父諱過
多微詞不敢犯至尊○官本云他本且誤作尙至顯且明臣子爲君父所伏制惟其尊高是以顯明觀德篇云地出至晦
星日爲明不敢暗卽此義其基壤之所加潤澤之所被條條無疆條條逌達之意本書如天
之爲篇陰陽之氣其在人者亦宜行而無留若四時之條條然也此言治化四達澤被無疆王道洽于遐遠前是常數
十年鄰之幽人近其墓而高明盧云文訛不可曉劉逢祿云語當有脫誤大國齊宋離
不言會盧云桓五年齊侯鄭伯如紀傳曰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離不言會也案此在所傳聞之世而下文卽言所見之世
文不相蒙疑有脫文此齊宋當作齊鄭與案隱元年桓五年注並云于所傳聞之世內離會書外離會不書于所聞之世書外離會
宣十一年晉侯會狄于攢函注離不言會言會者見所聞世治近升平內諸夏而詳錄之殊夷狄也然則所見世遠近大小若一
當書外離會審矣此文蓋衍不字天啟本注云一無不字一本是也定十四年經書齊侯宋公會于洮蓋卽其例盧據誤本改字合

之非也桓二年注二國會曰離孔廣森云離儷也儷兩也記曰離坐離立毋往參焉二謂之離三謂之參漢律有離載下帷言二人共載也禮用兩鹿皮古文冠禮云離皮射以二人爲耦三朝記謂之置離楚公子圍使二人執戈謂之離衞諸云離者其義如此

微國之君卒葬之禮錄而辭繫哀三年冬十月癸卯秦伯卒注哀公著治太平之終小國卒葬極于哀公者皆卒日葬月

遠夷之君內而不外昭十五年注戎曼稱子者入昭公見王道太平百蠻貢職夷狄皆進至其爵又哀十三年黃池之會吳亦進稱子漢書匈奴傳贊載董子論匈奴主和親班固反之以爲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又曰外而不內親而不疏太史公天官書云及至五家三代紹而明之內冠帶外夷狄分中國爲十二州應劭駁開募鮮卑事云鮮卑隔在漠北朝家外而不內所謂外之者檳之不得與於和會猶周語所謂狄無列於王室也並用春秋前義與謂以治理言則主濟進故春秋外夷狄至其終也內而不外雖政交于中國亦暨訖之道有然顧自秦漢以來變日亟矣然而倫彝攸敘禮教相沿有不隨國而俱亡者存焉故春秋立其極于禮義以爲華夷進退之機杞越聖裔習于用夷而夷矣路子赤狄離于夷而許其慕夏矣循是以往六合之外有進於中國而胥爲大同者亦天地之仁所許也苟先自棄禮義以蹈傳所謂新夷狄之譏則將爲進於禮義者所治

而君子之憂愈切矣**當此之時魯無鄙彊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盧云哀八年書吳伐我十一年書齊國書帥師伐我正以莊十九年書齊人等伐我西鄙而此不言鄙故也鄙字句彊字屬下讀本或作彊非彼云無鄙彊言王化所及者遠盧讀大謬朱一新云魯無鄙彊卽王道浹人事備廣魯於天下之意非謂魯之鄙彊果遠也盧校彊爲彊誤果如其說上文之條條無彊又當作何解與案所傳聞之世來接內者書其小惡其不來者不治明化自近始有界域至於近則內外漸進而從同矣故云無鄙彊此所謂王義也○天啟本彊作疆**邾婁庶其鼻我邾婁大夫其於我無以親以近之故乃得顯明**盧云襄二十一年邾婁庶其以漆閭丘來奔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昭二十七年邾婁快來奔其漆閭丘傳曰重地也下兩傳乃云以近書疑庶其衍文鼻我下當有快字無以親疑當作無親與案蓋以哀定昭爲所見世顏安樂斷自孔子生後以襄二十三年鼻我與昭二十七年同傳爲證此文引鼻我蓋參用顏說庶其又在孔子未生以前盧以爲有衍有脫是也襄二十三年注所傳聞世見治始見外諸夏錄大略小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所聞之世內諸夏治小如大廩廩近升平故小國有大夫治之漸也見於邾婁者自近始也**隱桓親春秋之先人也**以親

言之則春秋之先人**益師卒而不日**隱元年**于稷之會言其成宋亂以遠外也**○遠各本作通盧云稷會在桓二年書以成宋亂舊本於稷之會下有不日二字因上而誤衍也又脫成宋二字今訂補益師不日見恩之厚薄此斥言成亂見君恩之薄厚故二事相比也**黃池**傳曰遠也通外疑當作遠外與案盧說是今從凌本改作遠**之會以兩伯之辭言不以為外以近內也**哀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曰會兩伯之辭也重吳也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案董意以吳進稱子為遠近大小若一之徵○一本有春秋公羊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邱來奔左氏曰庶其非卿也公羊曰邾庶其者何邾婁大夫也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杜注卑我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公羊作鼻我邾婁大夫也穀梁作畀七十九字官本云據文義乃舊時繁露注文原本他本俱作正字今校正與案天啟本無此文尚不誤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九